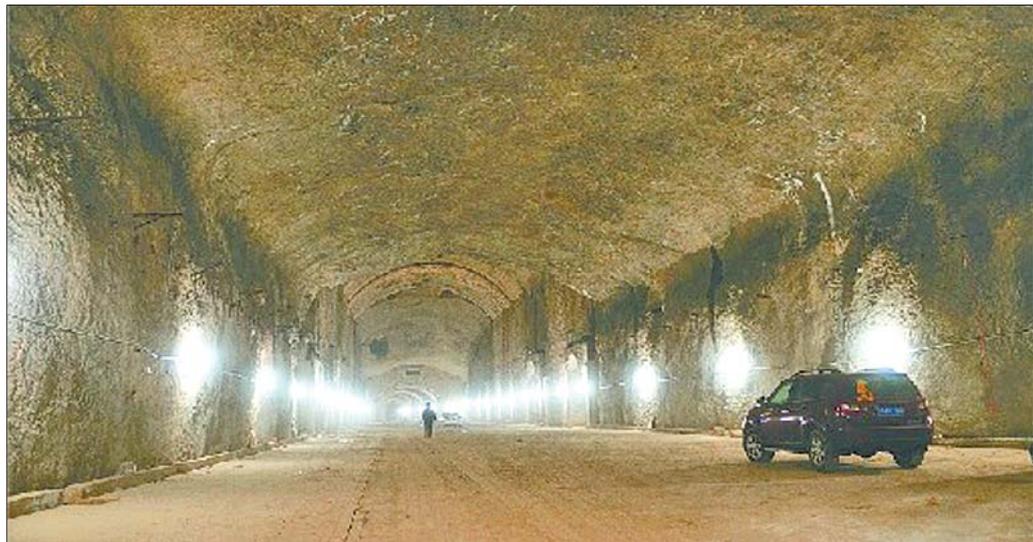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有个故事叫“711”



■ 莺歌唱晚

陈莹

我的老家大崮山村,四十年前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此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使这个千年古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伟大领袖发出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号召影响深远,举国上下雷厉风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地大修防空洞。现在很多城市的地下商城,就是“深挖洞”运动结出的硕果。大崮山村北临济南,南依泰山,地处“一山一水一圣人”的核心地带,而且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独特,进出方便,自古便是皇家御道的行宫驿站、南北通衢的必经之地。村北的山峪沟里,现存古代的防御工事唐王寨;被村庄环抱的玉皇山上,矗立着解放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头炮楼。这几座山峰,不但山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山体坚固无比,不必担心风化和滑坡。铁道部门经过多方勘察,最终确定在秀美的玉皇山东侧,开凿一座战备山洞,一来储藏军需物资,二来作为动力火车头的隐蔽之所。该工程于1971年1月上马,代号为“711工程”。

在村边的山峪沟里,很快盖起了一大片红砖瓦房,几百名工人集结于此,号称“五大队”。白天,这些人浩浩荡荡进入工地,山间炮声隆隆,群峰震荡;晚间,生活区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打破了山村以往的悠闲寂静。

“711工程”上马伊始,便给村民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福利。祖祖辈辈靠摇轱辘从深井取水的山民,破天荒用上了自来水。五大队在山顶上修建了两个巨型蓄水池,先用电机将地下水输送上去,待化学杀菌消毒后,再凭借比水塔高出若干倍的自然压力,将清水源源不断送往当街的三个水龙头。每个水龙头前,从早到晚簇拥着笑颜盛开的村民,大家来此挑水、洗刷、淘米、濯足,既轻松,又安全。后来又自来水管引进了家家户户,街上的五口水井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从此封口隐身。

以前盼星星望月亮,庄户人一年看不了几场电影。五大队的到来,使看电影变成一件十分简单的活动。工区每星期放一场电影,村里的男女老少混在工人堆里,惬意地共享文

化大餐。尽管所放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以及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的一些老片子,但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脑筋灵光的年轻人,能将所有的经典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不要叫我老大爷,我也是个民兵啊!”“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你说一句,我接一句,单调枯燥的日子里便平添了许多欢乐。

后来,工区添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可是新生事物啊!只要不下雨雪,每天晚上都将电视机搬到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黑压压乌泱泱的人群,簇拥在一起看新闻,看电影。那时好像还没有电视剧,但电视里会放一些比较新的影片,比如《难忘的战斗》、《决裂》、《创业》、《春苗》等,翻来覆去,循环播放。众人不厌其烦,看了一遍又一遍。“马尾巴的功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成了常用励志语。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就是在这台电视机前看的追悼大会实况,至今记忆犹新。

五大队里有些拖家带口的工人,不适宜住集体宿舍,就到村里租房子住。有位姓马的司机,一家六口租住了一户陈姓的三间北屋。只要老马将解放牌卡车停在大门口,一大群孩子保准蜂拥而至,好奇地爬上爬下。谁要能瞅个空子钻进驾驶室,模仿雷锋叔叔的样子摸几把方向盘,心中便充满了得意和憧憬。

老马的妻子长得矮矮胖胖,没工作,但会裁缝,脾气也好,与街坊邻居相处融洽。她每天给人量体裁衣,缝纫机夜以继日地响着。由于老马家的推广,“铁路服”大行其道。顾名思义,“铁路服”就是铁路工人的制服,类似《红灯记》中李玉和穿的那种式样;一律深蓝色布料,竖领,铜扣,新颖时髦。这在青灰为主色、“解放服”为主流的年代,开了风气之先。一时间,村里穿梭的净是些“铁路服”,好似铁路工人大串联,成了山乡一景。四里八乡再排《红灯记》,“李玉和”就跑到我村来借服装,也算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做了一点儿贡献。

山洞给庄户人带来的另一项福利,就是冬天能洗热水澡了。过去洗澡,夏秋季节好说,男人到河里湾里去冲泡,女人在家里用大盆解决。天气一冷就难办了,家境富裕而且讲究

卫生的人家,逢年过节会烧上几壶热水,凑近“憋来气”火炉,浮皮潦草地搓洗一番;没有条件的农户就只有忍受数月瘙痒,等到春暖花开撑住劲儿了,再进行周身大扫除,难怪那时候家家都招虱子蛇蚤哩。

五大队建有职工澡堂,每个月向村民免费开放两天,头一天男人洗,第二天女人洗。澡堂没有淋浴设施,一大群黑不溜秋的光腴猴子,跳进雾气蒸腾的大池子里,像开水锅里漂浮着一层地瓜面饺子。一拨接一拨的农民兄弟,直到将筋骨泡酥软了,将身上足以上二亩高粱的泥垢搓净了,才恋恋不舍地擦身穿衣。临出门还不忘高声大嗓夸赞工人老大哥的情谊,黑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

山洞一打就是十几年,五大队与大崮山村有了水乳交融的联系。几个其貌不扬的工人,落地生根,娶了村里体貌出众的“小芳”、“牛鲜花”。村办学校里,南腔北调的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就有司机老马的四个子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不乏有表演天赋和绘画才能的分人,学校再办个黑板报呀,组织个文艺宣传队呀,就增添了骨干力量,给校园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当长约一公里、内里宽阔如巨型厂房的山洞南北贯通之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城乡大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深挖洞”运动急剧降温,“711工程”草草收兵。山洞口被乱石封堵,工人们陆续撤离。看护山洞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那几位在当地娶亲成家的工人肩上。一座空荡荡的山洞,哪个吃饱了撑的会惦记它呢?看洞人除了帮老婆干点儿农活家务,其余时间无所事事,便将工区内一溜溜集体宿舍改造成猪圈鸡棚,开始喂猪养鸡,搞起了副业。

此后又过了十几年,看洞人陆续老了,有的退休,有的得病去世了。封堵的山洞有一天终于被打开,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打造的“大房子”得以重见天日。先是有人在里面育苗种养蘑菇,再往后被人租用酿酒藏酒。近年来,我数次进洞参观,领略了高天阔地的山洞全貌,颇感惊讶与震撼。那天,友人送给两瓶酒,一看商标,嘿,竟然是“711洞藏老酒”。

“洞藏老酒”,让我感到亲切。“711”山洞以及许多儿时的美好细节,如同历久弥香的陈年老酒,洞藏在我的灵魂深处……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文章,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和长清区乐天中学共同赞助,感谢两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童年记忆中的颜庄惨案

冯哲元

随着岁月的流逝,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晃而过,生活中的很多情节日渐模糊,但童年时的记忆却越发清晰。解放前后,长清区孝里镇黄河西岸有个刘管区,在管区内太平庄的西北,米庄的东北,曾经散住着十来户人家,据说是石岗村地主师家的佃户,自从颜庄惨案发生后即人烟断绝,再也无人居住。

在童年的记忆里,1946年的颜庄惨案可谓惨绝人寰惊心动魄。据当时知情的村民讲,我党孝里八区区长兼黄河委员会主任张元昌与副主任杜鹤泉十来人,为研究治理黄河的方案决定在颜庄召开一次秘密会议。那时日本鬼子刚刚投降,国民党便已经蠢蠢欲动,开始在地方上制造摩擦。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土改中被人民群众批斗过的地主富农子弟,曾与我党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地方上革命形势异常严峻,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常常是白天我方遭到报复,夜晚我方再寻找机会发动攻击。

1946年旧历五月初五,我党孝里八区领导层决定在颜庄秘密召开会议。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秘密会议遭遇叛徒泄密,那时我党地下组织都是单线联系,未能及时发现情况。五月初四,国民党的还乡团趁机潜入颜庄,立即实行封锁。还乡团把村里的男女老幼全都集中锁到一间大屋子里,派武装人员潜藏于暗处把住村庄的通行要道,过往百姓只许进不许出,防范异常严密。我党前来开会的干部事前约定化整为零,都是只身一人化装进村。可惜的是咱们的人进来一个被敌人逮住一个,进来一个逮住一个,连报警的机会都没有。我党被逮住的党员干部虽然毫无惧色,但都被敌人用绳子捆了个严严实实,嘴用破布堵住,吊在梁头上,敌人单等前来开会的共产党全部落网再行残杀。

最后,区长张元昌和通讯员也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赶到颜庄。因为当时定好的时间正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这里老百姓俗称“五月蛋五”),张区长还买来了几斤猪肉,中午同志

们打算和进步群众一起包水饺吃。当张区长走到会议地点将近大门口200米左右的时候,还乡团已经在厕所里安排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专门等着张区长。敌人准备动手了,张区长和通讯员惊觉情况有些异样,果断地扔掉东西,拔出手枪,回头就跑。可惜还是晚了,敌人的枪手早有准备,一枪打中了张区长,张区长踉跄几步栽倒在地。敌人追上来,又凶猛地连射几枪,张区长不幸壮烈牺牲。

外面枪声一响,埋伏在院子里的还乡团也立刻动手。这伙凶残的恶棍用铡刀、菜刀、镰刀等凶器对被捕的同志肆意砍杀,有的同志一声不吭,有的同志因为疼痛难忍,不禁惨叫连连,但没有一个肯叛变投降的。这伙暴徒一边施暴,一边叫嚣,“你们不是‘抗联’吗?今天我看见你们扛住扛不住‘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院子里即已经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还乡团实施完疯狂的报复后,立刻顺着黄河向北逃窜。

附近村里的群众听到消息后,着急忙慌地向当地民兵组织进行了汇报,我们的队伍立刻组织人马一路追击敌人,一路进村解救被困群众。我们的同志星驰电掣般一路追击,一直追到归德镇的翟庄,还乡团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进入颜庄解救被捕群众的同志来到惨案现场后,一个个泣不成声,真是太惨烈了。除了张元昌区长尸体身完整,其他同志都被敌人砍得血肉模糊,敌人的菜刀和镰刀都还深深地嵌在烈士的身体里。

被敌人锁在屋里的群众,看到现场的惨烈情景后,有的受到惊吓,多日不能起床;有的因刺激过度,不幸患了精神病。那个时代,敌我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惜一切手段胆敢和劳苦大众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正义的力量是坚决不能手软的。后来,这些沾满烈士鲜血的反革命分子都没有好下场。解放初期,一个个还乡团的敌对分子被我军和群众逮捕归案,并进行了公审,最终被政府处决。正义再一次战胜了邪恶,人民群众终于迎来了光明幸福的新生活。

声明

张子杨(父亲张维财370124198604261516、母亲郭娜娜150204198509090041)2010年12月26日出生于长清区人民医院,其出生证明(370124201012260055)丢失,声明作废。

济南市长清区金华苑酱骨店税务登记证(370123197302181034AO)丢失,声明作废。

济南市长清区德归家庭农场(3701237017902)行政章丢失,声明作废。